

7 3150 / 4238.8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10 1968

4

4

乾隆十三年脩

榆次縣志

思鳳堂藏板

榆次縣志卷之九

藝文上

東魏龍驤將軍杜何拔墓誌銘

君諱何拔安定杜氏人也昔軒業有命得姓承家
自北祖南世隆鼎業祖業捷領民大酋長父侯陸
肱儀同三司君出於良治生自將門懷剛室慾秉
義經武畫成行陣談究山川畢飲羽之工盡曲成
之術水運將盡時屬經綸永熙二年以軍功除龍
驤將軍中散大夫平鄉子七兵尚書建旗挺劍將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繼水中之名開筵命友實逢林下之適武定三年
除都督軍官如故方將北隨驃騎南逐伏波東接
度遼西依博望布霖雨而沾八極運江漢以清四
表天不我與遽從朝露以武定四年九月十一日
春秋五十有三卒於并地大統三年八月二十二
日塋於鹿蹄山西北八里乃爲銘曰軒轅之裔其
風未泯在山而馥因地作新聿來胥宇世挺羣倫
如材入晉似玉歸秦學潤性靈才通衆藝惆悵風
雲咨嗟人世璞玉虛剖精金空礪人爵未遷朝光
已逝煙愁荒壟草蔓重屨山猿曉思松風夜清浮
雲相逐宿鳥時驚嗟乎此地馴馬徒鳴

此碑無作者名然觀其文體疑北齊溫子昇
之辭

唐太學博士許日琮可榆次令勅

勅許日琮講禮四門起家七業前試赤尉轉擢青
郊醇酒之美人所共聞載星唯勤早著佳效朕以
北都畿縣之重非循良難任厥官蟠根而利劔是
剗論材則帽錦須用况茲三農方急撫字宜先政

母緩於麥鳩化將觀乎桑雉可榆次令加賜章服
太學博士如故

唐令狐楚奏榆次縣百姓馮秀誠狀

右臣得太原府牒前件人爲母久病割股奉母所
疾漸損者臣差當縣主簿劉戡檢驗得狀具如前
申者臣伏以縱螫及膚口猶難忍援刀刺骨心豈
易安前件人出於猷畝之中長在草茅之下天生
仁孝日用元和忘甚痛於已軀期有瘳於親疾人
倫共感名教所宗斯實陛下仁掩周王孝逾虞帝
陶蒸動物之性啟迪仁人之心況臣守在方隅
司廉察據其至行恐合褒稱

唐令狐楚奏王士昊狀

右臣得太原府牒前件人爲母阿張患病割股奉
母其母所得疾漸損者臣伏以登於犬孝在禮爲
難忍其甚痛於人不易王士昊長於市井利在錐
刀誓以誠明之心療其羸老之疾割肉於股饋羹
於堂信可以感通神明風勵人俗臣猥司廉察獲
守方隅以此至性恐須旌表

唐令狐楚安定郡王工部尚書左僕射李光進
神道碑

安定郡王諱光進字耀卿節度靈武之三年歲在
乙未季夏六月寢疾於理所監軍使者驛馬以聞
皇帝遣中貴人賁尺一書與御府醫藥馳往臨視
旬有八日奄棄厥命享年五十七矣制詔丞相御
史罷朝會加贈賻然後以左揆之密印畫綬告於
第焉其年嗣子季元河東衙門兵馬使檢校太子
賓客兼監察御史次日遂元陳許節度押衙檢校

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次日毅元次日綬元宣
郎行太原府太原縣尉次日宗元次日吉元血
柴立護裳帷南歸太原越十一年二月巳酉葬於
太原府東孝敬原禮也公之先代有才傑繼爲酋
帥常統數千廬落號別部大人以三葉之忠厚一
門之信勤宜錫祚胤降生俊賢公形清而視明神
全而氣和猿背虬鬚山立玉色贈工部尚書李奉
國壻公之伯姊器公於稠人教之騎射付以韜畧
由是發跡雲中策名太原始以勇敢從北平王燧

戰於蒲次以愿恭事邠寧王自良鎮於并或典領
先偏或訓齊部伍公家之事無細大戎府之務無
重輕緣手風生過目冰泮禮部尚書隴西公說待
以心膺奏兼殿中侍御史中丞大司空嚴公綬擇
麾下之才奏兼御史大夫大司徒苑公希朝求軍
中之舊遷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古人云一心可以
事百君於公見之由代州刺史石嶺鎮北兵馬使
代北軍使超遷工部尚書朝家思所以優寵尊異
於公者無所愛焉公弟光顏旣平淮夷秉圭來朝
疏公官伐德善涕泣見請以表壘壘又會故吏御
史任夷則條二府政事上於考功故得鋪陳馨香
追琬琰云及異日而公疾浹旬而公病不月而
公薨悲夫信之結於人也深惠之被於物也久聞
喪而哭於野者雷動會壘而登於壘者星奔豈止
勢而刺心輟春罷市而已嗚呼黑山雖順赤嶺猶
虞而耀卿宰木已高壽宮永閉懷忠憤者得不太
息而垂涕乎蔡邕傳有道之碑自知無愧范文觀
武子之墓可以與歸銘曰天有風霆是爲威刑國

之斧鉞用以征伐明明我后耀武敷文矯矯我王
砥節邀勲昔在偏裨其道則直洎司綱紀其儀不
忒一麾出守十乘啟行藩籬單于襦袴朔方心與
世同政由已出塞上師壯軍中慮實旣宣大忠宜
奏膚功西戡馘夷北服山戎慶方來兮任萬崇身
已滅兮名已空罕山之南汾水東白楊黑栢多悲
風

唐李宗閔御史中丞贈太保李良臣碑

庚子歲嗣天子卽位謂百執事曰先皇帝平定海
內中興我唐惟二三臣工孰爲大僉曰邠帥司空
光顏其尤者始戡於夏又戰於蜀又戰於蔡終功
於齊皆著嘉庸實爲上將天子乃召至京師禮之
於庭命爲宰相賜甲第內宴以遣之曰姑復而所
異日有事吾與公圖之居一年燕趙繼亂天子召
公以許昌精兵渡河北討未戰而軍罷留鎮於許
昌又數月汴宋軍反逐其帥立其次將岑以請天
子聞之怒又詔公以全軍征之公旣拜勅自以麾
下萬人晝夜兼行一戰而摧其鋒遂傳於城下賊

衆惶駭斬岑首以獻汴宋平朝廷冊功拜公司徒兼侍中師還大饗勞於是百城之長與三軍之吏皆入賀讚詠功德公泣且曰此乃天子神靈賢士大夫之力光顏何有也然光顏曾王父始自北土歸於天朝世總部兵爲國保障先公太保功烈尤多而皆從事諸侯止於裨將儲休委祉集光顏弟兄今先人盛德未彰而光顏專享其報光顏之罪也何敢言功其軍司馬武功蘇遇起而言曰公位冠羣后勲在王府明著先公之美於後世於古爲可宜得宏遠博雅之士以文之乃久而益傳使位請銘於禮部侍郎宗閔宗閔承命惶恐辭不敢當伏念百吏於宰相皆僚屬也又何敢讓退視公行狀而著其語曰太保諱良臣其先黃帝之子曰昌意封於弱水之北因其夷狄而王之其後子孫世世爲大人號阿鐵部遂以爲氏至太保王父諱賀之雄武而多大畧諸部君長爭歸之常思因事立功以顯名中夏當此時唐初受命太宗文皇帝已卽大位公率其所統南詣靈武請爲內臣太宗召

見與語竒其材能拜爲銀青光祿大夫雞田州刺史克定塞軍使賜車服器用以寵之命築城邑以居始有宮廟官屬之制而族部滋益大矣當西戎北虜之間甚有威聲卒皇考諱迺豐嗣立襲雞田州刺史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上柱國卒贈工部尚書太保素以寬厚勇敢爲部下推服旣襲位每謂其將校曰自吾祖歸國蒙唐厚恩願憑諸君期以上報未幾安祿山用幽燕勁卒反濟河陷洛而峭面不守元宗幸巴蜀肅宗幸靈武公聞之慟哭請於衆曰吾平生志業嘗已布於諸君今王室多故是吾死節之日諸君能從我乎衆皆感激許諾乃馳請行在肅宗嘉之委以腹心王師收兩京平劇賊公之功居多拜開府儀同三司雞田州刺史克朔方先鋒左肋兵馬使事太尉汾陽王汾陽王愛公沉默多斷軍中之事亦以咨公尋遷御史中丞別職如故以寶應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薨於河中理所享年三十有六以貞元十一年八月葬於太原府城東南孝敬原太保少爲阿史那

可汗所重以其貴女妻之實生三子長曰光玘爲朔方都將不幸早夭次日光進朔方節度使刑部尚書薨贈左僕射少卽司徒也元和中憲宗章武皇帝以僕射司徒功在第一賜姓李氏屬籍於宗正追命公爲太保夫人史氏爲燕國太夫人

唐李程太尉李光顏神道碑

經始大厦者實先榱棟利涉巨川者必具舟楫在憲宗時淮夷阻命歷選將帥大興師戎始以忠武軍節度使李公首應注意之選終成弭寇之效策

勲行賞公實居多故幅員千里盡成內地男女萬戶不爲匪人任土之貢歲入王府誰其致之知所自矣公諱光顏字光遠生於將門早奉成訓忠孝兩大文武全才負劔旣成耽書不倦爰自裨將則有盛名早與其兄靈武節度使光進同在戎府司徒馬公鎮理河東置之戲下嘗所器異默而志之因間謂公曰爾有氣量終當光大但吾不得見其時耳授以所執劍杖亦呂虔佩刀之義也其後手挈偏師以合羣帥討楊惠琳於夏臺破劉闢於西

蜀由是雄名赫赫冠耀諸軍矣其在許昌也則慎固封畧繕完兵甲居安而不豫志戰臨敵而未嘗墮農是以農戰交務耦具無闕有若曹公師次學校是脩祭遵軍中俎豆不廢得非亦有餘地才可兼人者乎鄆人不龔命公討叛遂有義成之拜公以所統者許師所處者東郡踰陳利害遂復其舊焉連下諸城而齊寇殲殄旋師未幾移鎮邠土塞邊隙而遏戎隧也會穆宗踐祚寵綏勲賢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遷岐下寄重股肱幽鎮擬災輔車爲用詢於尹議非公莫能促召不俟駕至再總忠武之師兼貝博行營節度使浚郊逐賊李峿怙惡上用震怒俾公問罪朝受命而暮即戎叛者恐懼悉銳而來未及成列公用奇擊敗如火燎原誅殺首惡遂納其師進檢校司徒兼侍中策元勲而勸列鎮也其後秉圭入覲請代歸朝上以許人佇望勉諭再三俾公旋止衆庶相賀復歷半紀績用大就司徒爲真依前同平章事上以太原公之故里畫錦而往拜河東節度使北都畱守太

原尹公發跡并部人皆懷之及公之來如渴者得
飲寒者挾纊吏不按而奸自息軍不刑而令無犯
無小無大各得所安則公之才之量曷可涯也於
戲邦國將瘁陰陽遭災享年六十有五寶歷二年
九月三日薨於位并人罷市天子撤懸廢朝三日
悼宗臣也冊贈太尉塋於太原縣東孝敬原夫人
龍西縣太君阿史那氏附焉禮也嗣子昌元檢校
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次子扶元守左龍
武軍大將軍知軍事兼御史中丞次繼元前行太

常寺主簿次誠元守朔州司馬兼監察御史次建
元國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次興元前守衛王友
兼監察御史次榮元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次
奉元清源縣丞次播元前河東節度使兼監察御
史次安元右軍先鋒兵馬使守右驍衛將軍程泰
公深知備熟休烈豐碑見託安敢辭讓其辭曰四
時運行歲功聿成羣雄經營王度乃貞於赫大尉
五世間生周之方召漢之韓彭智叶著蔡心爲權
衡撓之不濁澄之益清孝乎其親友於其兄六踐

台席八擁戎旌隱若敵國屹如長城蒼生瞻戴天
子倚愛發跡并部知名當代危自我安否自我泰
羣山蒼蒼汾水湯湯兵符相印佩握還鄉內持吏
化外靖戎疆俗既富庶人方樂康神理冥冥天道
茫茫不臻期顛孰謂延長泉扃一掩千載傳芳
唐李顏石言解

石何爲而言也言何爲而記也紀異乎非紀異也
天地之理微萬物之變隱石本不言其有時而言
者物之變變則不言者固有時或言矣且夫龍固
不見也神固不降也星固不隕也然有時以見有
時以降有時以隕如雨彼固自見自降自隕如雨
於人無與焉春秋紀石言猶夫其紀龍見神降星
隕之例爾彼聖人者知其非異恐後之人以爲異
故因而書之若曰是固不言然或有時而言不足
爲怪因石之言而怪且異焉是人聽於石而昧天
地之微理以自惑也春秋書無冰不再無麥無禾
則真異也其切於人事有所感召斯不可不謹其
變若夫石言自言之亦何與乎人且人無不言者

或生而暗則不言彼暗者之不言人未必以爲異
石之或言猶人之有暗何獨異哉故晉太師之答
其君特假說以爲諷諫之道耳劉向管輅奈何強
其所不達爭曉曉然失聖人意矣

宋尹源送魏榆衛生歸序

聖人之教詩書仁義以興至治化樸野而爲文雅
變武戾而歸順正故功莫大焉自唐末大亂五代
相承北漢劉氏盜據河東兵革日用其爲士者不
復知有經術之教而章甫縫掖徃徃去爲曼胡短

後挾弓劍以隨軍旅之習是蘭芷變乎蒿蓬鸞鳳
化乎鷹鷂也大宋受命削平僭亂興文偃武教重
六藝導天下而優柔之尊尚儒術期我俊彥並脩
仁而服義博誦而多通太學既開來者雲集由是
魏榆生不遠千里學於京師始聽博士講若未能
入既而漸以解久而融且貫至數年而學以大成
一旦告歸生之友朋皆酌酒以送夫生之來也欣
欣以有慕其歸也油油而甚得生去以其所學者
始教乎其家庭及於其鄉以迨夫魏榆之人使魏

榆之人咸喻乎詩書仁義而其俗可愈變也河東自春秋至唐盛時多英人賢士繼其聲以起者吾於生有厚期焉故爲序以送

宋文彥博思鳳亭詩序

楊盈川所居廨舍好治亭榭其榜額皆制美名大爲遠近所笑夫考室命名者衆矣或卽其地號而著或因其事實而稱揭而書之斯用無愧苟異於是則徒豐其額美其名必爲有識者之撫掌天聖庚午歲九月七日彥博受命署榆次越明年春正

月四日始到官邑之生齒受地而附籍者五萬二千戶僑居而末業者不勝算河東之邑斯最爲大曠言控訴庭無虛日敏政者蒞之猶憚弗及顧予菲劣豈敢逸豫蓋夙夜而在公迄三時矣未窺園圃歲聿云暮適西成告豐而邑中之園亭得以觀覽縣令表位之南舊有小園頽廢已甚乃繁垣薙草惟塗墍茨無變本而增華但踵故而加飾亦旣成室必也命名可書者有三而思鳳是其一也詢於父老之口質以往圖之載皆曰苟浪嘗宰是邑

治有善迹鳳集其境後人思之乃用名鄉今縣南有荀政鄉焉愚謂賢宰之迹未可遽泯因扁是亭曰思鳳所謂卽地號而著因事實而稱者斯得之矣他時居是亭者誠能脩荀公之政致祥禽之集則後之人思之亦如今之思荀公者矣明道二年五月四日

宋文彥博尚書左丞高若訥碑

昔者兩漢之盛也輔相以清靜寧民公卿以經術決事故文景顯肅之際爲賢主爲治世炳焉幾於

三代比隆蓋公輔得人之效歟若夫本經術以治載清淨以鎮浮翊我昌運高邁於三五澤斯民永躋於富壽而賦命不融齎志莫究愚於北極高公殄瘁之歎深矣公諱若訥字敏之其始齊之公族於春秋時甚顯逮漢而後名德軒冕赫奕相望從仕屢遷今爲太原榆次人曾祖並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考封祁國公會妣王夫人祖妣馬夫人妣閻夫人封魏晉泰三大國悉用公貴而追錫命也公早有奇節挺然不羣祁公之捐館公始十

歲奉母夫人寓汲郡在陋安貧嗜學樂道天聖初
舉進士中甲科調彰德軍節度推官秩滿改著作
佐郎遷秘書丞太常博士三治劇邑所居不尚赫
赫之譽去後人皆思之臺舉御史改監察遷主客
員外郎殿中裏行未幾除右司諫直史館賜服五
品遷起居舍人知諫院改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知雜事賜三品公迭居諫憲當職論事務舉大體
中時之急病若犍爲土豪緣戚里爲郎得大郡公
璠郎選輕郡寄亟論罷之內侍長居中任事恃
忌而肆公率同列極言而斥出之復言今執政古
三公之任所謂坐而論道者也今進對立侍裁移
刻而罷於咨諏體貌之禮固有未盡宜復坐論以
通上下之情以究都俞之美上以爲識治體而深
器之於是益有大用之意除天章閣待制知永興
軍詔復畱弗遣麟府宿兵高選外計乃遷禮部郎
中河東路都轉運使上思公學術優深議論精敏
亟召還兼侍讀丁秦國憂累詔奪情瀝懇哀訴祈
終三年喪國朝故事官待制以上遭喪類卒哭起

復今許終服自公始也服除還舊職尋改龍圖閣直學士史館脩撰遷吏部郎中除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理檢使上憫兩旰食因公奏事問兩賜所致乃推本洪範五事稽合時政及救荒之術上大感悟益嘉公之博洽數日擢拜樞密副使居二歲以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又二年由戶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公踐歷二府始終七年循守法度奉行故事簡靜慎重不輕改作常曰蒿目而憂世者非致治之心也每被顧問必傳經以對條理

暢極盡治亂之原上未嘗不前席以欣納故愚謂本經術以熙治載清靜以鎮浮有兩漢賢公卿之風爲得之矣其在政府也僥倖干澤事從中出者請格不行后妃之族當避權保恩請不預執政悉納詔爲永法在樞府時屬盜發甘陵嬰城負固王師攻逾月未克時議欲開其自新之路許以容貸且使寬黨離解公謂貝於河朔兵屯素盛今不窮討後越亂階威靈不震將爲夷狄輕笑當濟師易將必行天誅蠻寇邕管嶺外騷然承平歲久武備

闕習荆廣之甲若驅市人故屢戰屢敗公議遣大帥總北兵及隴西之勁馬以往則計日可平或謂北兵不習南風賊必守險以老王師雖多馬恐不足施公曰賊狃數勝理必迎戰以我訓士精騎出其不意而來攻之盍爾雖衆胡能爲哉二寇旣平悉如公算又患兵冗而費浮議罷召募并汰衰老要在節用彊本人給家足爲太平長久之策性冲澹不喜夸權累奏章祈解樞柄辭情切至確不可奪上重違其志久之乃除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同羣牧置制使不許外出且兼進讀蓋將用其所長以須爰立乎公旣釋重務得遂所願自退朝卽杜門燕居觀書爲樂縉紳高其進退以至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邁疾薨於宣揚里之第享年五十九上聞訃震悼趣輦臨奠旣傷名臣之不憖又視其居處儉陋歎其清節者久之賻絹加等廢翌日視朝贈尚書右僕射太常謚曰文莊以是年冬十月巳酉塋於開封府開封縣褒親鄉之原從祁公之兆禮也初公寓汲時秦國有疾公左右奉養藥

劑必親遂精意於醫書且曰是術也前世名儒巨公能者多矣况人子奉親可不知耶因研究其妙以是秦國終享壽康及公感疾之始自診其脉曰吾殆不起諸子並請召國醫高手者公堅曰止雖和緩不可爲已又戒其子毋輒奏以貽上憂吾死殆不得有所請及束首神爽不亂恬然以逝非達生知命安時處順之有素其能若是乎公旣葬上追思之深親灑宸翰以表其隧曰儒賢之碑有以見君臣始終之義厚焉公以譽望凡朝之華選劇任必與焉同知禮部貢舉再取士得人近時爲最又爲京西路安撫使入契丹國信使領吏部流內銓三班院間被詔定黍尺以協樂律之正制兵紀以嚴軍師之典裁捐祠祭服器復古之法今悉用之朝議推其精密愚與公布衣時爲友居政府爲僚故知公尤深公性資方介中立無黨惟道是信不以世俗毀譽爲得失所學必窮其理適於用每該歷代治亂之迹貫穿明白如指諸掌聽者釋然忘倦文集二十卷尤學之粹娶王氏封壽安郡夫

補次縣志 卷九
人夙有賢範後公一年而歿以明年正月五日祔
公之兆嗣子彥輔內殿崇班次保衡安石吉甫光
祿寺丞元規大理評事皆脩謹篤學能世其家長
女適游奎次適禮部郎中秘閣校理林億次適太
常博士張誼次適王宗詰

宋冀膺榆次縣王府君墓誌

王氏居太原自唐至五代世爲著姓惟府君高尚
不仕太平興國四年太宗平晉遷其人於京輔府
右暨余大父偕占籍曹南後詔還新榆次以保之
府君遂居焉淳化四年年六十疾終於家子孫耳
目按其事故得以書府君諱仲芳太原人生於東
城長而有識曉時務始學書數於鄉先生胡公數
年究極其藝公益器重以其子妻之生二男長曰
仁不次曰仁乂雖孝悌克家而不使致富衆疑之
復勸以藝進府君語曰邦危衆離王師洊至遁將
不暇忍自係耶故城降之日名者韞利者鑠惟府
君脫然無累君子謂之知幾暨行至遷所命給田
以口分法府君率其子事耕稼勤以治生中間或

誘私以還鄉者人多可其說獨府君止之謂今天下大同此亦王土懷土去鄉宜安之未幾果有聽還之詔其識時有如此者居榆次歲饑民有爲盜者府君知之因盡出所畜財以貸由是盜反衛其家明年償者如市較其利數倍家遂肥鄉人於今稱之君常話五代事自明宗而下歷歷不忘皆知所以盛衰之本以戒其家人既卒子孫欲葬之先望兵火煙毀尋之不知其所葬是以緩仁不仁又暨夫人胡氏繼亡孫五人長曰緯舉進士不第次惟簡會西鄙用兵請出家財助邊朝廷奇之授試將作監主簿惟德太常寺奉禮郎惟幾試將作監主簿惟岳治產業緯未幾卒曾孫八人元孫一人咸奉府君之靈以皇祐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葬於三徙鄉郭社里之西原舉胡氏喪耐從吉卜也二子之穴又次焉銘曰嗚呼府君代爲晉人遁世不仕知幾若神寧家教子摠藝存身財富以義盜懷其仁安危時態生死天真慶餘於後子孫振振

宋李道原永壽寺舍利記

魏榆之東有里曰源渦人風忠厚地利膏腴東俯
蓮塘西接龍阜南臨涂水北顧罕山實招提之勝
佛寺建於後漢建寧之始至唐元和末而徙建於
里北乃空王佛之舊業古曰淨像今之永壽寺也
五代戰爭其靈宇緇徒煨燼殆盡迄我聖宋天下
太平大中祥符中有僧繼通帥里社之人復構大
殿慶歷四年釋智明又起山門於前嘉祐二載續
成法堂於後其廊廡繼而葺之無不周備元祐紀
號三月上巳日縣大夫張公旣禊事於源池泛舟

南岸因治圯地得釋迦定光辟支天親四聖舍利
共一十六粒施與此並法圓持歸本院貯以玻瓈
之瓶擲躍不定宛侔合浦之珠且異垂棘之璧神
光燦爛聳動四方杖者竭蹶而趨稚者携扶而至
香烟騰蓋歡沸盈庭院主曷公謂里閭耄輩李諫
等曰舍利出世吾欲尊其靈瑞構層閣以爲表識
凡聞其言者生歡喜焉越明年歲次丁卯三月
初八日庚申選勝擇竒基於大殿之西南於是採
柱礎於他山求瓌材於大壑經之營之不日而成

雕楹玉瑱飛闥金鋪綉桷虬簷綺牕鴛瓦秀出中
天卓然愈麗內有金資寶像塑繪粧嚴然後鄉
道之人怡然從化俾誦經者遷善遠罪瞻像儼若
去僞歸真其助王化可謂大矣其舍利之來蓋昔
有人求於土黨而得之與僧守遇葬於池南隩隈
之上其幢址頽圯至是復出偉哉大雄入涅之後
以至真而現靈以元神而應物存法身之瑞寶可
尊而不可測感應之兆百千萬億顯現難窮分布
天下咸收而葬非賢聖之神用曷能致此聃師性
沉厚寡默無妄言自幼襲佛服不以華侈動心理
懷淵遠行業淳脩閤旣成慮後世不明四聖之舍
利會爲一所於崇寧三年九月十五日召宣德郎
知河南府長水縣事李道原記

宋劉幹論种師中奏

近制置种師中領軍到榆次失利兵馬潰散師中
不知存在奉聖旨師中一應統制將佐使臣等並
與放罪臣契勘用兵失主將統制將佐並合行軍
法軍法行則人以主將爲重緩急必須護救若不

行軍法緩急之際爭先逃遁視主將如路人畧不顧恤近年以高永年陷歿今又种師中死軍夫兩軍相遇勢力不加血戰而敗士卒痛有傷折或失主將亦無可言者榆次之戰頃刻而潰統制將佐使臣走出者十已八九中傷者十無一二獨師中不出或謂師中撫御少恩紀律不嚴然師中忠義許國受命卽行遇敵奮不顧身古之忠臣未見其比師中初聞右軍接戰已却卽日遣發軍馬傳呼援時召諸將已無在者至賊兵犯營師中猶未肯上馬使師中有偷生之心聞初敗卽行亦必得_出使諸將憂失主將受軍法亦必戮力相救或能破敵今一軍纔却諸將便不顧主帥相繼而遁意謂全軍潰散必難以盡行軍法諸將初出猶有懼色旣聞放罪遂皆釋然朝廷以太原之圍未解未欲窮治今師旅方興深恐無所懲艾遇敵必不用命欲乞特降指揮應种師中下一行統制將佐並先次施行依已得指揮令依舊軍前自效如能用命立功卽與免罪今後非立戰功難該恩赦不與

叙復仍乞降詔優異褒贈師中以爲忠義死事之勸

元潘昂霄縣尹張儉遺愛碑

善乎榆次張君之爲邑可謂有方也哉一之日教民以孝悌二之日示民以警畏三之日化民以成俗警畏則民不犯孝悌則民興行其邑治矣下車之始決淹獄更化絃敷禮讓之教俾起善心旣而削鷲橫以懲稔惡絕苞苴以遠私關而又設五十家爲社選高年以獎勸課舉行脩以專訓導裹糧去鄉諭民如慈母之誨愛子於是一邑化之聽訟之際有相讓息爭者焉昔之流亡扶携復業者如市異境之毗遠聞善政率訴上官移委殆無虛日延祐癸卯聖天子遣使宣撫四方邑人遮擁使車預申借寇終不能畱邑人邵文學魏熙等相與購石表盛烈詣京丐文於余余嘗從太史氏後故樂爲之書君名儉字肅卿大同人嘗主秀容簿有聲其辭曰我簡民肅我苛民殘有繁其徒孰能其官眎民異已民財必殫眎民如身邑無餒寒夫公也

者慈明惠寬勗下有教導俗有端彼戇而悞吾其
訂頑彼瘼而傷吾其剔姦吏畏而粟民舒以閑三
農告稔效無廢田春風閭里載笑且歡獄訟以息
流亡以還民之載之百里其天遺愛去思匪期而
然

元呂思誠源池廟學記

昔在有虞氏命夔典樂以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
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其所以建中和之德而化
夫氣質之偏者如此推其極至於神人以和命契
爲司徒敷五教遜百姓五教者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也氣質之性本
於天流通而蕩滌之消融而化道之以復其本然
之性人而天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天
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人也優而柔之
輔而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俾去其物誘
之蔽而還夫天理之真天而人也彼爲胄子而設
此爲百姓而立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
子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嗚呼微言旣絕異端橫出

雅頌聲寢斯道也泯然乎其無聞也昔也以大司
成之教教胄子以大司徒之教教百姓今也以教
百姓之教教胄子而猶有升其堂讀其書而不知
其教者誠百姓之不若也惟我國家起自朔方卽
行釋奠禮於日月山又遣貴游之子弟卽燕京讀
書世祖皇帝旣立國子監學自行省暨路府州縣
乃至坊社於農隙之時莫不有學於戲盛哉源池
在榆次縣爲大社榆次爲冀寧之劇邑風土厚深
民物茂雅社大姓趙彬富而好禮於皇慶元年七
月庚子日立學於其里以教里中子弟四方聞而
至者時亦有焉又立夫子殿於中塑聖像暨四配
繪十哲於兩傍續建東西兩廡繪七十二賢有門
有庫有墻前後左右有書以讀有田以養儼然門
塾遂序之制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也於以上昭我國家之盛下明夫里社之微所
以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者此乎異時造就追
琢郁然有成以爲國家之用則彬也豈但鄉之善
士哉思誠三十年前曾拜廟下因王教授仲遠來

求記不敢辭拜手謹記

元任璟明登封尉杜懷玉墓誌

杜公懷玉者魏榆中杜里人也生而慧達雅好文
學尤精譯語風采峻茂識量過人歷任岢嵐臨川
潁陽巡檢所至有聲再任登封尉秩滿將代至元
己丑以病卒於官年五十有五曾祖溫樸茂謹重
守道不回祖唐剛毅偉傑國初草昧以太師國王
命守把太原路監軍一方賴之父官一道仁惠寬簡
不務苛細歷仕管領平晉等縣人匠長官子五長
炳字文煥早卒次伯榮字文英仕臨路財賦提舉
次質字文美仕翰林院編脩江南諸道御史臺監
察御史次簡字文甫仕靜安路儒學教授次文直
孫六長矩仕嘉興路監支納次倫仕宣州路儒學
學正次凱次愚仕福建路江口巡檢贊出次希賢
仕平晉縣儒學教諭次魯簡出公之卒也羈葬他
鄉餘五十年至正辛巳次子簡始收取遺骸越三
年甲申五月改葬於中杜故里先塋之側仍以其
配贈宜人韓氏祔之禮也乃屬筆於璟明懇請誌

焉至正四年五月立石

榆次縣志卷之十

藝文下

明王坪榆次孫昌知商州德政碑

榆次孫公早以明經登高科拜涇州守既而轉守商州蓋商去京兆僅十舍餘延袤幾千里爲秦東南重塞至國初以地廣民稀山深道險始改爲縣于時天下豐樂民安其業而商又皆土著習尚清高有四皓之遺風焉自景泰後旱澇洊臻四方之民舉以商爲依歸由是民移俗變非昔時之故態

矣守鎮諸大臣議請於朝復爲州且連章薦公來守蓋異用其才也公在涇時以嚴明馭下以平易近民上下交孚故有是舉公自下車卽首詢民瘼興廢舉墜肅教條以風勵士習循阡陌以勸課農桑化強暴撫疲癯凡政事當爲者皆次第行之數年間百度咸貞時有民失佃田者將赴愬而未果鄰翁某給之曰隱汝田者某也欺其不知而耕種有年矣盍訴於州吾爲汝直之民如其言公悉召之庭反覆詰之得實鄰翁服其誣田遂歸於民又

他縣有二負販者至商營生時禁遏流民之例嚴守臣獲之下州欲論以配戍公乃嘆曰昔人有言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彼民特負販以求衣食耳非流移者彼爲欲陷阱之而民牧者不知救又從而擠之豈忍也耶於是具獄上憲府得以坐越關而釋之丁酉歲有四僧過商假館於張翌日各壬所之王某者素與張有隙誣張殺二僧以圖其所有告於守臣不察竟坐以死張不勝筮楚服其罪檄州讞之亦如初公乃疑曰張某六人殺人而

止圖金七兩又與外人謀而且無贓非疑獄耶卽
引中一少年訊之曰吾觀張詞貌非殺人汝但言
其實吾爲汝辯少年泣曰復何言哉我命當如是
也但彼同行四僧其一黃師過商陝買藥二僧存
亡彼能知之今黃師在靈寶朱陽寺公遣人捕之
果獲召張某等審之如初讞公又語告者曰汝所
言恐未實也告者詞愈厲公出一僧以示語遂塞
竟以抵配決之公善政非一六率類此壬寅歲以
三考當赴天官商民感其德愛相率言於當道願
借寇三載如其情得加從四品俸蒞官如故今將
有獻績之行商之士夫耄倪欲再留之不可得公
之去也民之思之將何如耶考之昔者漢司隸校
尉何武爲京兆尹守法奉公進賢退不肖所居無
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今公德宏器遠才裕禮恭
以愷悌之心行公平之政况赫赫之名播諸遐邇
是以商民之感恩而被澤者莫不曰公仁人也今
其去我猶赤子之慕慈母其情豈能已乎遂請予
叙其德政之大概筆之貞珉立於通衢之右不惟

商民視之思之而不置而四方之民百世之下皆有所慕且有所考也

明金中夫城隍神廟碑

洪武二年正月太祖高皇帝平定九州畏懷八夸世已隆治乃頒恩於鬼神之有關於民者而崇封號於榆次城隍曰監察司民顯祐伯其制曰榆次縣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神者則神受於天者蓋不可知也茲朕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眷此縣邑靈祇所司宜封曰監察司民城隍顯祐伯顯則威靈不著祐則福澤溥施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於我民監於邑政享茲典祀悠久無疆夫聖祖拳拳扶世愛民之意超軼隆古者至矣舊祠在北門迤南善政坊東地形隘窄廟貌敝陋維時宣德六年正月尹縣者懼無以妥安神棲遂遷於縣治東南向爲正殿三楹東西廡各三楹大門一楹至成化十二年三月先大父及諸老輩復遷殿於後七八丈許爲寢殿新建顯祐殿

五楹於前金碧翬翼一邑壯觀鬼神歆享人民和
樂弘治七年鄉民李選輩嘆殿宇雖隆而廊廡頽
陋乃復經營爲兩廡二十八楹以翼之弘治十年
符吉輩又於殿之迤南當神道正中爲閣而兩廊
合抱焉正德四年王嵩輩於閣道迤南爲門五楹
是廊也高敞弘麗合矩中規舉墜拾敞宛若成算
盛哉正德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告成於神牲肥酒
芬人敬神悅流賊猖獗奔騰太行蹂躪平陽澤潞
霍山韓侯嶺之險縱橫出沒無敢撓其鋒者至榆
次南三十里賊聲言將由榆次往井陘之東是時
烽燧連舉殺氣颼烈人無懼意安若平時賊竟東
入八賦嶺由遼州而去後有自賊所來者言賊問
路有赤衣人指此路而曰實城隍之靈向使無保
障之靈有如是哉於是左桂原李弘道輩欲報神
患起樓於閣之北面爲作樂之所象二十四神於
兩廡分司善惡並殿閣皆繪飾焉東廡之南曲北
向者爲齋宿所所之西卽東角門西廡之南曲北
向者爲牲饌所所之東卽西角門閣南東西爲守

廟之舍高卑不乖內外完好百十年未就之緒一旦煥然全美固神之靈明有警惕齊民之心亦大者茂知同心協力之成也功畢告成內外煥美矣於嘉靖六年孫文質崔琮輩於廟之南空處立屏以蔽之十二年趙弘符彥明輩又於東西豎牌坊各一座東曰保障西曰昭假僉謂中夫邑人也宜記之記之曰廟地南北長三十三丈五尺東西闊一十三丈八尺中殿廡樓閣總六十楹於戲爲記以應俾鐫之石爲後日考信云

明周鈇榆次鄉約題名記

吾邑有學爲君子者脩有宋藍田呂氏之約以檢厥身以教厥家以規勸於鄉行滋久慮無以及諸遠乃謀題名於石約正趙君文奎偕衆請記余曩有先君子之喪嘗辱諸君弔祭且會葬焉儀度雍雍竊嘆文物之可觀也今日之舉恐實弗克副將召後譏乃坐諸君而問曰文耶實耶趙君曰愚民崇實耳文非所逮也余曰實有效乎趙君曰古訓是式爾效則非所知也余曰是曷事趙君曰約之

始也有規八言朔望告戒善者揖而進之爭者論而息之枉者直焉危者拯焉十稔之前日有所進而月有所黜今茲不然矣余曰茲其效哉是其記矣粵惟三代以前顛蒙未遐無假約而民自治井田既成同井者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有約肇此也當時百姓用以親睦秦漢以降井田廢而民俗日偷迄於有宋古道燼矣藍田呂氏有脩道復古之志作居鄉四約以教人晦翁朱子復增損而更定之條格詳明足垂千古之訓先王之教藉以大明肆我太祖高皇帝作民君師御製教民榜文四約之意備矣太平日久人心玩愒正德已巳督學陳君文明有慨於斯移檄郡縣俾脩舉呂氏鄉約我榆石之民爭相樹立今二紀矣守而不渝於戲人性本善罔覺則微人情有欲弗治則縱是約也將以覺人之善而制之欲者也善覺則道可馴欲制則過可寡馴道寡過斯君子矣後之人指茲石而議之曰是皆君子之徒也吾何爲獨不然其子若孫視茲石曰吾祖若父嘗欲求學

爲君子者也吾何敢蹈非以起羞遠方聞而慕之
曰吾亦人耳何榆石之人之不若人各爲善人各
制欲天下之治不難矣君子曰是舉也有自警之
誠焉有監古之誼焉有淑後之愛焉有法遠之模
焉自警忠也監古信也淑後慮也法遠公也忠則
不欺信則不眩慮則不遺公則不狹執此以往固
可及諸遠矣諸君相尚與國終毋事飾名以媿於
茲石哉

明陸深晉國贈夫人院氏墓表

蓋聞聖人御寓睦九族以展親君子好述歌小星
而元化是以乾坤之位列則歲序順成綱常之分
定而邦家並理斯古今之通義也乃若發潛隱之
德而光以上行屬綜族之朝而名匪例及孝敬之
風翕然存沒之榮有耀則未有若夫人之盛者也
夫人姓院氏太原忻州人父文舉母武氏今晉王
殿下之淑媛也德工言容恩寵佐贊俱爲宮壺冠
以嘉靖十年辛卯六月十一日卒享年四十有三
由蓐子不舉故也是時王世嫡尚虛尤痛惜之卽

馳傳上言於今上皇帝曰臣母妃彭以宗支事重
博選名德親以院氏屬之臣曰是可助內也宜蕃
亂嗣以延我統系臣頓首承命惟謹暨臣母如屬
纏也又以院氏屬之臣曰是真孝婦也宜請封號
以勵其餘人臣稽首受命惟泣身在熒疚蓋有待
也今不幸故於孕育臣上無以副母妃之遺言下
無以顯待承之潛德敢昧死以聞事下禮部禮部
尚書夏言等上言曰禮緣人情例以義起徵之典
故宜有以慰王者章再上皇帝若曰孝敬之道大

可贈爲夫人嗚呼蓋特恩云前後無是也自今觀
之名器所以彰德也恩澤所以辨才也死生所以
定論也雖然必有遭焉非天子之聖何以舉格外
之典非賢王之仁何以隆迨下之恩非夫人之賢
又何以懋交孚之應嗚呼休哉夫人賦性恬靜英
姿婉婉自少寡默宐治十年禮選入府迨長事王
恭慎有度上奉母妃益加謹畏妃甚賢之妃屬疾
夫人入侍早莫不敢離榻前序進湯藥王親嘗之
夫人亦親嘗之由是孝誠感格宮中之務悉倚辦

焉夫人益脩祗恪手製冠服親調飲膳下至茶果
藥餌之數無一不致誠潔恒兢兢然而外政了無
干預人尤難之仙遊之日府中宮中無老無少無
賢無不肖無不嘖嘖流涕以爲夫人之惠未究於
世也弔者祭者持紙錢者以手加額者相屬於道
而王亦益悲思之嗚呼夫人之賢也而亦夫人之
遭也可無憾矣深備員晉臬有學政嘗以六月十
有八日隨三司後入賀千秋之日見其品儀則篚
筐織纈之文組繡鞶織之麗克庭耀目有指者曰
是院夫人之勤也相與稱嘆旣得罪去再至而夫
人以元堂之期告矣嗚呼悲夫旣而左長史馬君
朋奉狀來請文其實以備閭範使後有考焉是故
特爲之表以侈皇上睦族之化以彰賢王懷賢之
德並以慰夫人之靈於不朽云

明閭樸重脩思鳳樓記

榆爲邑俯瞰巨川羣山出邑城之後東與太行連
絡直拱北門有汾水以界其西而南注於大壑爲
自古雄劇之地其屬太原則自漢始國朝因之今

太原當西北鉅郡而邑視昔加重矣邑故有樓曰
思鳳相傳爲宋潞公文彥博署縣時所築上列鼓
鐘以報晨昏更點之候歲久敝特甚斜漏旁穿雨
淋風駛長吏蒞事之際恒撐欹障闕民失瞻崇而
麗譙無所于稱先是官其邑者屢嘗病之莫能有
所更爲也嘉靖癸卯我俞侯被命來尹茲土值虜
患初罹繼旱魃爲禾稼災官無素積民有隱憂我
侯閔之夙夜勤勞凡事之可以拯乎民者罔不用
飭閱二載政胥和熙化大以洽遂圖興脩顧公帑
不可輒發又重以役厲民未知費所出乃畱行設
法預措漸辦凡材木磚瓦匠作之需旣備而後肇
工且曰學校爲風化本源不可後也若殿廡齋室
皆以次新焉又年餘始及縣治若門堂廨舍及倉
廩庫廡之屬亦以次新焉旣而登樓四望徘徊徙
倚復喟然嘆曰茲邑之勝概也可獨已乎亟命葺
其已壞其制有或闕者如式備之踰數旬而工告
訖棟宇雲聳矢棘霞舒金碧交輝櫺疏高敞尺以
六計者爲基之崇五其基以爲屋之崇脩益屋崇

九尺廣視其脩而殺五尺以今昔之度準之俱不殊於舊續壯雄峻則昔之所無也蓋不若是則無以習民於下上之分而一其觀聽且時以作事自古爲然若帝嚳之歷日月帝堯之受人時武王之協五紀靡不由茲我皇朝損益帝王之制命挈壺氏掌漏刻以警策吏民使咸知夙興夜寐之節顧茲樓之廢積已百年之久我侯能追復而鼎新之以爲化理悠遠之計不尤躋與矧古今殊時郡國異體所謂麗譙者不皆出諸侯三門之制其以樓易臺或猶有取禮之以高爲貴者乎昔春秋譏新作南門非謂夫脩舊而加其度也譏失時也我侯惠孚於人故民樂獻其力智周於物故工喜薦其伎其設施整暇何如哉竊觀是役也有禮之貴而無春秋之譏可謂無失時亦無失政矣豈徒一時興作之功有足侈邪或曰樓何取於思鳳而名之也曰昔晉荀浪嘗宰是邑於時政惠民和尋有鳳集於境後文潞公嗣宰於是獨感而思之遂榜其額蓋欲爲政者常求荀令之意而致其思也曰鳳

可思與曰鳳神鳥也天下有道則見或巢於閣或鳴於岐或集於上林至靈難格而公所謂思之者非敢以爲必至也政令之弛張刑賞之用舍利弊之沿革凡舉而措之民者必反覆而盡心焉求其有合於苟令之意而後已然則鳳雖不必至亦庶幾無愧與詩曰綏我思成傳曰思則得之憶昔苟令往矣後數百年有潞公者出猶能襲遺響而知所歆慕故當時之政直與苟令比其進而顯相業於天下則又鏗鉤炳燿流美汗青不啻若威鳳之瑞於時也今侯之思潞公者無異於公之思苟令故其政亦與苟令比他日陟臺諫也而應朝陽之期持鈞軸也而啟禪圖之兆則後人之思侯殆不止於今之思苟潞者矣嗚呼遐哉邑士民懼泯侯之善也因伐石謂予曰吾侯之興懷起廢可稱述者非一面樓爲大子專史氏職寧靳一言識之乎是用述其梗概爰以彰千載之盛匪直存一代之制云爾侯名鸞字應和陝之靈州人以進士試今職相是役者縣丞安化楊虞鳳主簿涇州王朝宗

典史隴西柳獻其成之明年丁未正月十有七日
爲之記

明原森脩泰山廟記

名山之載在祀典也蓋以其奠方域出風雲興財
貨有功於民故祀之禮也匪濫也然五嶽各祀於
其地獨泰山一祀殆徧寰宇皆漫不可稽吾榆載
邑乘者有四獨此地切城闔古木蔭合晴密宿霽
遠接軒檻尊嚴爽闔甲諸臺觀故士人多依爲講
肄所予自髫及壯未嘗一日不居也逮後宦遊重

三十年北歸則棟宇欹穿喬木剪伐祠旁隙地鞠
爲場圃而犬豕遊其中矣舊時道人高姓者瞽雙
目披白髮伏枕殆不能起徘徊良久爲生一慨悰
焉無何高道人歿鄉人復延道人李真惠居之惠
之來也喟然嘆曰嗟乎無祀無神無神無祝吾誠
不能一日安乃與其徒謀新之頌完美矣褚子自
微來請記予以爲諸侯之祀不出境泰山祀於魯
禮也吾於晉地距魯殊遠而顧祀之則濫矣夫季
氏魯卿徒以旅非其分孔子猶且譏之狄梁公廵

江南罷淫祀千餘區君子躋焉士大夫居鄉不能表正風俗以爲民望乃亦因而倡之豈理也哉褚子進曰事有不可以理揆而姑取其一節者君子不棄也茲祠也士之講肄者多掇巍科躋臚仕說者謂得堪輿之勝每當警報鄉民扶老幼聊庇風日於廊廡下謂非有益於方氓不可也然匪神則莫雖稍戾於禮猶勝琳宮梵宇之無經也君子何讓焉予曰然有是哉書不云乎五嶽惟岱爲宗歷代金泥玉檢不於嵩衡華恒而獨於斯山當時君臣未必無見也作之者固不可有始承之者則不可無終茲役也姑從俗焉可也遂書與記之

明周繼昌脩學宮記

榆次在春秋時爲晉邑或爲祁大夫田今屬太原編戶百餘里生齒最蕃稱嚴邑先是譽髦噪出掇鬼第晉臚宦者蟬聯迨後稍替儒學建自宋咸平二年遞葺遞圯令茲土者或租賦簿書是亟弗遑及前令史君記事拊循之暇日擊頽狀慨然曰此曷以稱國家儲材至意乎撤其敝者一新之堂

室凡三十二楹復甃雲路百餘武豎天梯坊開西城門建樓經始三十二年二月落成三十三年四月學官暨諸生具其事丐文皆余視學三晉之明年也余惟夫子之道如日中天如水行地顧日有遲速長短之度數水有分合蓄洩之脉絡而後天地之化有所範圍學校也者吾道之度數脉絡也舍度數無以見日舍脉絡無以見水舍學校之教何以見吾道夫秦漢以前老墨名法陰陽縱橫家與吾道列爲九自百家罷黜角立獨二氏耳然二氏詎能勝吾道實吾儒自蝕之何也先王學校之設豈其粉飾太平亦惟是漸摩以仁義薰陶以禮樂使爲士者浸灌六籍之微言束繩五倫之庸行卽有竒邪倣詭之好速成躁進之思久之自化今日仁義禮樂之教蔑如師弟子不過襲升降之文帖括之陋此而欲求精研理奧蹈迹彛常以明夫子之道必不得之數也昔公孫僑不毀鄉校而鄭稱得人爲禮樂之邦文翁興學於蜀其才自與鄒魯並夫有司興學以進士士不知自興其學二三

子之恥也繼自今其相與務先王仁義禮樂之教
俾四方學者聞而興起繇榆次始詎不盛歟因繫
之銘曰我我學宮聖統是崇有斐髦士游息其中
居肆成事譬彼百工青青子衿迥別凡庸不學墻
面焉啟牘矇真知實履一德同風作人者誰史令
之功麗牲有石以昭無窮

明張國儒知縣趙昌運優士記

昔者先王分建郡縣而董百官道莫先於教士夫
士者四民之首也國之幹也禮樂之所出也教化
之所繇也是故別其衣冠而異其徭役程其廩餼
而恤其饑寒懼其不聚也於是屋焉而授之官懼
其不給也於是學焉而分之田事如此其備矣孟
子論仁政本乎庠序班固傳循吏崇乎禮讓後之
良有司罔不加意以爲務焉榆邑介在西鄙厥土
磽瘠厥賦土中民困於輸而又有大戶之役徃徃
連及諸生之門甚至有棄其楮墨習爲九九不皇
廼家而罷於道咨嗟跼蹐靡所於聊久矣臨潼趙
公之來令也視學宮朝朔望程其朝夕班其甲乙

始而士森森如也既而振振如也終而融融翕翕如也是公教也歲在壬子有審編之政諸生心嚴公不敢請公乃進而謂之曰若二三子靜無譁余恤若私亦罔敢崇庇於若黨以累吾矜民凡執經者復其身上所生父一人并大父一人或同產兄弟若而人其從親已下役如故於是諸生唯唯心服以爲百年來未始有也外史氏聞而言曰若趙公者可謂知本矣夫政莫先於能教能教莫先於能養者在節宣其力而膏其財然而必自士始率是道也是家有絃歌之風而里有封君之俗於治也何有故曰春雨之膏必先培於佳木秋月之輝必藉勝於層臺物有所先施事有所遞及此之謂也可與登枝而忘本揆華而絕實者同日語乎公以治行最等被命徵召越三歲而諸生郭學論等求所以不朽公者於是列其事而始末之壽諸珉石以示來者

明寇天與栢軒說

見一山人謝政之明年冬過友人桂子之精舍軒

之陽有栢焉抗勁節於孤撐干青雲而直上名曰栢軒詢之卽桂子之別號也山人曰子其有意於自旌矣乎夫軒身之寄也栢德之類也取物於栢取栢於軒彰身之美喻德之真其在是矣夫歲之寒而栢後凋是謂能立是謂能固是謂能恒立也者強也固也者守也恒也者久也是栢之性德之懿也唯民之生氣淫其心情枯其性偏縮其真外閉其內於是乎或失則溺或失則奪或失則矜或失則弛汎而議莫之與適冥而行莫之與遂矯而負莫之與歸是故道而能立立而能固固而能恒者鮮矣夫果而立則不隳不隳則存存者道之門也確而固則不二不二則信信者道之基也永而恒則不易不易則安安安者道之極也成其門植其基會其極於道也何有子之藏脩於斯軒也蓋有日矣崇經黜子含貞履幽業之日脩也德之日崇也行將邦家而任重焉行義達道終始不渝又何以異於斯栢哉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非子今日自旌之義乎不然吾豈卽栢以譽子

國朝魏震知榆次縣事耿宗舜輕徭記

三代之時無職事者徵夫家蓋陰驅惰者以歸農此本意也逮國事漸繁工農不相習遂徵丁徭權貧富而輕重布之以上中下三等爲率宋蘇軾有言曰丁徭賦而民得閒丁徭賦而民愈不得閒正謂此也此徭役之大凡也榆次在春秋時爲祁大夫田又爲趙氏封邑以迄於今民稱繁庶役法之制遠者亦不可攷明朝區畫相其風土人情卽鄰邑亦畧不相同榆次役法以上中下三者更番錯比大率以一則至九則爲度嘉隆萬歷間邑有九事大役取役冊丁差之多者坐之三年編審冀擦一則如扳山然甚則民亡數十年而冊名如故家計已貧極而頭數仍前執簿呼名輒曰縣總遂有賦役鬼簿之謠差貧賣富之嘆沿習因循與國運終始此榆邑賦役之大凡也及國朝殲寇代興一時從龍之彥無不潔已奉公視民如子公蒞任以來惻惻循謹與民休息且榆自戊午至今增賦竭作饑饉流亡兵戈屠戮犖黎殆盡公廉知其狀審

之日凡逃亡死貧不能承徭者概爲除去之左右以舊額爭公毅然曰開革之際積弊不除殆何時已乎先是審編者有擦有陞有去有補如流水呼名如視秦越人肥瘠漠不相關不數十日畢事公則精詳反覆小民疾苦上訴者如家人父子重復不厭期於去疾而止幾不知有尊卑之隔也四閱月而事竣除去者什之二減者什之三視昔縮三之一上其數於撫按咸嘉其廉幹首列薦牘遠近士民莫不加額稱快榆士桂杖等謀所不朽公者余曰古之以循吏壽諸君者有之惟其爲百姓之殊絕之功而後史氏因書之爲傳若蜀郡以興書南陽以溉田書書渤海也以弭劇盜書膠東也以增戶口自漢時得書者僅數人而一人又各以一事殊絕自見自此之外其緣俗而治者豈遂少哉則以事無殊絕故不書也若公編審一事三百年所罕見可無並書乎故書之使後覽觀者穆然想見其人公諱宗舜字德元別號鄰滄順天瀋縣人蓋從龍之彥云

國朝朱彝尊榆次縣三唐碑跋

去榆次縣三十里趙村有窋碑三中央一通仆豎折爲二段贈太保李良臣碑也其辭李宗閔撰也其辭令狐楚撰子李元書立於元和平蔡之後也其辭李程撰郭虔書立左一通太尉李光顏碑也其辭李程撰郭虔書立於開成五年良臣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襲雞田州刺史隸朔方軍其稱太保者以子貴贈官光進光顏皆以功蓋天下時人以大小大夫別之兄弟孝睦載於舊史而碑稱光顏平吳元濟師旋請於朝葬其兄則史傳所未及又碑書光進爲安定郡王史沒其文吾意碑辭定不誣矣

國朝齊世恩半瀛菴記

榆次東北二十里許爲峪頭村京師秦蜀通途也其巔距龍白二十里鼎者童然夏炎冬冽旅行經其地者徃徃以爲病羽人郭桂鳳者性狷介好養生術以度世福衆爲事常自太原郡城至土橋穿井十二出泉斥鹵中傍置綆缶又爲茶菴二於路

左令渴者得飲乃起樓也阜上名之拂雲復建高閣三閣下爲洞可安藥竈買地頃餘植松栢數百十本昔之童叟盡成蒼蔚遙望其間蒼若洲島於是炎者得蔭寒者得庇行者得憩勞者得止冠蓋交來停驂而珥節者聽松風顧樓榭超然有霞館瓊室之思矣羽人厭世氛棄其家來此全身養精將與王喬羨門者遊取脩煉家中黃之說自號守心云

唐韋應物送林明府歸榆次

無嗟千里遠亦是宰王畿策馬雨中去逢人關外
稀邑傳榆石在路繞晉山微別意方蕭索新秋一
葉飛

唐殷寅南趙城樓

高樓登眺晚烟景奈愁何征戰幾時歇山川秋思
多欲飛遙塞葉稀熟野原禾唯聽雁門雁聲聲自
渡河

宋文彥博思鳳亭詩

荀令彈琴地吁嗟集鳳兮想同桑雉擾應並棘鸞
栖承之今無敢思賢古若稽我來求舊址卽署改
新題不獨懷希驥聊將警割雞一闕循吏表芳躅
媿攀躋

宋賀鑄過榆城坂

車輪欲摧馬蹄折百曲盤盤行未歇黃泥赤坂繞
羊腸何必叩崑崙稱險絕絕壁崢嶸聳峭多榆關迺
望意如何閒將往事弔秦趙夕陽近人餓鷹叫
宋常夷甫寄榆次令故人

今日知爲政冰霜不可攀琴中萬家靜花裡一
闌庭草春浮翠村扉夜不關縣齋時獨坐吟對壽
陽山

宋冀膺游西林

雲山深處訪招提樓閣參差倚翠微五代干戈
篆額四時花卉映巖扉鳴泉漱玉孤童汲暮磬敲
金宿鳥飛他日致君成大業終歸此地息塵機

元胡巨源題南趙古廟

鱗皴老樹鐵生斑神宇荒涼野壑間地僻無人秋

寂寂一川紅影夕陽閒

元王惲過鹿臺山

遠尋文石岡來歷南山纏鹿臺臺爲山幽徑蟠古
篆後峪行未盡前嶺已當面秋聲蕩林樾風露淒
以泫陰壑氣蓊鬱疑有虎豹變山田苦無多溝崦
耕已徧柴椽結半空羅絡碧巖轉自憐終歲勤獸
患防一日我本山中人束帶對郵掾頓然還舊觀
瀟灑償夙願行經雙蟾嶺石狀警變現闖首榭樹
間氣自太古練月中誰推墜囚鎖屬山縣乃知北
平守認虎飲羽箭物肖本偶然長歌一層巘

元馬祖常送徐敦禮之榆任

雅儒爲政自風流策馬西征值暮秋詩句閒來雖
變覓民情到處隱須求中原幾歲干戈息南畝多
時黍稷收但使公庭靜鞭扑徧聽歌詠動并州

明王秉乘鳴謙驛

省會東南接鳴謙一置郵雪銷山露骨冰漫水長
流吏舍浮沉計書田蚤晚秋前途猶險滑非敢惜

驛驢

明陳鳳梧曉行榆次

太行山外擁輜車三月風光草木餘
倚馬巖前頻覓句
褰帷道上細看書
衣冠久沐清朝化
土穴猶存太古居
南望匡衡應萬里
白雲飛處是吾廬

明宇文鏞榆次道中

歸牧動蘆笳
山迴路轉賒
細風生谷岸
濃靄上汀沙
宿鳥投林亂
殘暉射水斜
馬蹄暮偏疾
今夜入誰家

明王崇慶鳴謙驛

歲暮寒仍急
長歌來晚風
淒涼憐古邑
真率愛山童
積雪明殘柳
虛名嘆轉蓬
旅懷清不寐
徙倚畫廊東

明李濂題延壽寺壁

虎頭山下楓林晚
雁尾溪邊野寺鐘
底事逢僧耽話久
萬峯雲霧隔重重

明寇天叙題蘭交寺

幾簇人家住半山
山頭蒼靄落清瀾
老僧記得前朝事
爲說相如葬此間

明侯世佑源池書院詩

並轡尋春興轉賒古碑苔蘚嘆年華聖門德澤從來遠千載杏壇猶有花

明閻樸望魯仙寺

寺隱深山裏羣仙跡已荒藥爐經草色丹井泛雲香鳥拂虛簷度虹依峭壁張空餘松檜在千古鬱蒼蒼

明閻樸源渦寺三首

靈境淨纖埃風櫺四面開踈松留鶴鶴疊石襯莓苔梵語花間出鐘聲雲外來不知東海上何處有蓬萊

鳴磬啟迷方高僧事法王亂塍春水外微逕古椿傍殿鎖山雲氣樓迎海日光平生狗象意到此坐成忘

別墅東山近園池物色宜圓沙看鷺點細藻見魚吹紫蓋搖波面朱房匝水湄暫遊情未極重擬後來期

明李敏源池賞蓮和閻太史二首

精汾縣志 卷十
三
君山學士訪吾廬東壁光生水竹居草具聊供家
客宴村沽敢擬步兵厨柴桑門戶陶元亮金石文
三董仲舒此會百年知有數荷盃到手肯畱餘
昔隨鴻侶到蓬瀛親見仙姿冰玉清何幸高軒來
眺望自當倒履去逢迎草堂月色連元圃蓮渚霞
光射赤城謾道謝安耽隱逸行看李白奏清平
明尹倫井谷寒泉詩
半畝方塘開曉鑑一天涼月泛秋濤何當納屨乘
槎去獨把綸竿釣海鰲

明褚鈇神林積雪詩

神木森森倚翠岑幾年餘雪聚深林世情冷煖隨
冬夏山色淒涼無古今幽澗凝冰欺碧玉寒巖積
素擬南琛高山絕頂人來少獨對長松學浪吟

國朝李冲夜行罕山道中

危石巉巖鳥道賒煙凝山紫落殘霞荒村古寺鐘
聲遠只見疎林月半遮

國朝錢涪涂水

高浪擁奔雷盤渦雪作堆東連千嶂動西觸兩崖

開別浦穿林遠長渠逐岸廻江天從杖屨鄉思莫
相催

國朝錢滑源渦溫泉

隔林驚雨急觸石愛雲流瑟自湘娥鼓珠仍漢女
投幾會芳草歇時見落花浮仙路春長在源深不
可求

國朝王胤弔甲申榆次殉城諸烈士詩

涂陽城頭白日暮陰風颯颯前朝樹邃宇高堂十
萬家漆燈不照歸來路憶昔天戈下天市擣捨未

滅方逃死暈圍參畢尚重重氣壓山河自表裏中
都烈士膽如鐵把劍醜酒深相結楚殘三尸竟亡
秦五千甲楯終存越懷丹不負戴天心化碧焉知
塗地血倉皇一幟捲狂氛坐看多壘暗黃塵礮石
四起如雷駭梯衝直上千長雲獸角摧頽魚齒折
歷陽汨沒崑岡焚于時苦霧霾長夏寃霜夜拂陵
茗下戰士營崩鉅鹿沙居人屋碎長平瓦臺下臨
危有結纓路傍致死無掛馮天廻日轉未由人移
山振斗何爲者別有幽恨埋青陵紅顏白刃紛相

爭幾處投珠墓金谷幾家捐珮弔湘靈佳傳可憐
遺漢史令人却憶劉更生嗚呼世事安足說雖水
常山亦磨滅老夫爲擬問天辭短髮上衝皆盡裂
君不見城南古水日西流洪濤鼓怒無時歇

夫藝文者志乘之英華要其所貴必與全志
相爲表裏而互見觀許日琮之勅韋應物常
夸甫馬祖常之詩則職官之缺可補觀尹源
之序王府君之志則人物之逸可存觀唐三
李之碑宋空王之記則金石之遺可備觀趙

運昌優士耿宗舜經徭之文則宦蹟之餘可
錄觀金中夫閭樸所作而城隍廟之本末譙
樓之廢典具焉觀周鈇鄉約之題名而風俗
之淳古見焉觀种師中之奏而史事可考觀
李顏石言之解而掌故可談觀罕山鹿臺源
渦諸詩而風物如覩凡所採錄非其苟然若
夫黃歇上書典公作賦子荆爲石苞而把筆
孫統當曲水而成吟曾於邑事無關豈宜雜
相關入舊志徒爾今悉刊落之庶幾所云雉

其浮濫得其要密者乎

榆次縣志卷之十一

宦蹟

春秋知徐吾知盈之孫魏獻子爲晉國之政以徐吾爲涂水大夫謂徐吾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

晉荀浪咸寧中爲榆次令以德教爲政民咸懷之咸寧六年鳳集其境時以爲政化所感武帝下詔褒美之其辭云就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今縣南有荀政鄉蓋浪

去而民思之故以名焉

舊志引事文類聚云苟藐或云浪疑藐字有誤類聚一書作於唐太宗時去晉未遠必有所據或云者傳疑之辭正未決其名浪也舊志直作苟浪恐當從藐為是

唐孫湛貞觀中令榆次引洞澗水西流溉田民利之政以嚴稱吏帖帖不敢肆

北漢盧守忠劉氏據太原時為榆次丞時北漢地蹙國貧屢被攻討力不能支北漢主旻聞榆次有富家數姓貲各鉅萬潛命守忠籍取之以充軍資守忠力言不可旻怒將召而殺焉守忠曰非為富人乃為國耳今籍取無罪人心爭離敵兵且至必為倒戈之舉矣旻乃止人賴以全後宋太宗平劉氏頗聞其事命予守忠官卒以病辭守忠丞相多遜之叔也

按守忠事見坐蘇禹珪別記史既失載舊志亦無今補

宋文彥博天聖中以殿中丞署縣事作思鳳亭賦

詩以記其事至今傳焉初公第進士知翼城縣
通判潞州遷殿中侍御史其署榆次當在通判
潞州時也公之後有吳天常者來爲令亦有聲
歐陽脩仁宗慶歷中以知諫院奉使河東薦州
縣材幹可用者九人天常在其中

按潞公署縣事無可見之跡然以勛德若此
是其爲政可知也榆次有令得公爲重太原
府志載名宦宋世凡二十一人而公不在焉
則載筆之失也

桑安世紹聖中知縣事課農桑教民務本引澗河
水曲折數十里以溉民田惠利久而不竭後唐
恪於元符中來爲令亦以政治稱

盛子思崇寧中知縣事持身廉慎文行政事皆可
師法秩滿去榆次之人常思之

李諒宣和初知榆次兼管兵馬司公事性平恕政
尚寬簡以良吏稱諒作思政堂自爲之記今不
傳

舊志李諒下有黃友然友特以引兵至榆次

未嘗官於是也於法不得載宦蹟中且友與
种師中同爲死事獨取友而捨師中何耶府
志載師中而不及友要之皆不當筆削之旨
今改列事考中

金楊伯元大定二年進士自鄆城主簿遷榆次令
有惠政

李好復明昌初進士爲榆次令時金方多故河北
山西兵饑相洊好復到官安集流通剪撲盜賊
民恃以安

元張儉延祐中自秀容主簿擢尹榆次爲政能以
善導人旁邑訟有不直者皆來質成邑中刻石
以紀遺愛禮部尚書潘昂霄爲撰辭焉

侯洪舉進士爲離石判官泰定時尹榆次廉直無
私遇事立決雖簿書纖悉不遺及去榆人刻石
頌之元統中大名齊思恭自國子助教來爲尹
蒞政嚴明豪猾斂跡與洪治狀相亞矣

程克明至元二年爲榆尹下車首詢民瘼脩舉惠
政歲饑發邑中大姓所積粟民藉以活者凡數

千人今尚有元時克明去思碑立縣中已漫滅
唯數十字存

劉鏞至正甲申自秘書監出尹榆次以儒術節吏
事剖決如流時巨寇劉八忽等自陝至潛出邑
境鏞覺其有異收之果伏人以爲神

明姚翥直隸永平人洪武三十年知榆次縣事公
廉勤恪蒞政有爲民戀戀不忍其去至永樂初
而有劉俊焉俊淮安人政理詳明治榆未期年
而頌聲作

劉震洛陽人景泰七年任榆次撫人以恩慎於刑
獄豪強讐服盜賊感化皆爲良民

宋信直隸趙州人成化五年以舉人知邑事有清
操不事鞭撻弛張中理境內大治

梁琮蠡縣人成化二十二年以舉人知榆次縣貌
古樸言訥訥不出口彊毅有爲縣政畢舉考蹟
爲諸邑最

張鐸陝西人弘治六年以舉人任榆次持身清介
視事畢閉門謝客竿牘者不得入政平訟簡吏

民皆懷尋改嵐縣遮道攀留涕泣者數千人繼
鐸任者爲張鑑政亦與民宜鑑河閻舉人也弘
治中知縣事者又有蠡縣舉人崔岑剽煩治劇
敏於幹濟人稱其能

蘇民陝西人登進士以正德元年知榆次爲政務
大體不事苛察民有犯者先以理論之不從始
繩以法公暇輒召諸生親爲講論由是士皆奮
起優於文行者多矣

鄭德崇山東汶上人登進士正德六年任榆次縣
知縣性簡重不以刑威督責而吏民服其清整
張穆完縣人舉於鄉來知榆次達政理峻丰裁抑
侵漁剔浮蠹民以蘇息士有貧不能婚者出俸
以資之後覲京師卒於道士民皆望哭以祭焉
陳悃陝西人亦以舉人任杜餉遺秋毫無所取人
不敢干以私抑豪強屏貪蠹理冤枉秉節耿介
所持執莫能撓奪久之吏皆勤廉而民識禮讓
治行之善如古循吏云

尹倫河南汝州進士嘉靖元年來知邑事至誠御

物人不忍欺縣大水倫請蠲賦以惠民設堤以禦漲至今守其法後有山東舉人辛樂治尚清嚴陝西進士俞鸞寬猛得宜邑中廢墜多所脩舉

舊志尹倫附記職官下然倫自應列宦蹟今補入

王宮用北直成安人登進士嘉靖中知榆次縣前令榆次者或尚操切吏民不便也宮用至獨馭以寬和而事皆就理邑無逋賦訟者稱平先是邑有木棉稅稅千金令多私有之宮用盡以歸公家其清白如此嘉靖四十年邑大旱民饑盜賊並起知縣黃緯嚴治之而請於太守於惟一停徵賦加賑廩遺愛至數十年不忘

蕭大亨山東泰安人進士嘉靖四十一年選知榆次榆次歲屢荒民多轉死大亨至首請上官發倉以賑之撫卹其存者榜招流亡使還復業時不雨且五月大亨潔齋出禱既而大雨一縣皆稔榆俗悍而喜訟大亨多方勸導之其不悛者

治以法無少貸由是鬪訐之風漸息邑中徭役不均富人巧規避而貧者多苦累大亨知其弊因編審盡革正之頌聲流聞上官以爲能檄令編鄰封數縣大亨一如編榆者編之父老皆撫手曰吾儕且老死幸得見賦役清平初大亨以榆次南關城土築而庳一旦倉卒不足捍寇盜方議高其甍甃而遷官以去去二十年大亨以大司馬出鎮宣府大同仍移檄榆次令卒築以磚使高與邑城等榆次人尤德焉家繪其像而立祠以祀之

蕭大亨治榆若招流亡賑饑人平徭賦議城築皆爲政之實卓然可書者舊志但云博大詳明凡所舉措不求聲譽而民藉其利省府一二志並同此則虛辭飾美無以表其嘉蹟也故特採桑維高張國儒史記事所作碑次爲傳以存實錄

姚德重山東濰縣人李光祖陝西保安人徐守謙河南洛陽人萬歷中皆以進士先後爲榆次知

縣舊志稱德重自奉儉事上恭寬以待民而嚴於馭吏光祖性慈祥濟以嚴毅萬曆十四年邑大祲光祖止徵役減獄訟發倉爲粥以食餓者全活不可勝計守謙果斷明肅剖決如流屢舉卓異邑人並立碑記焉

張鶴騰潁川人萬曆中進士知榆次七年事無大小必周慎以處之歲荒鶴騰徧歷鄉落躬親區畫多方賑卹之邑人安焉明年春復借以牛種使得耕作人以其救荒比宋富弼上官舉其治

行爲三晉第一鶴騰在榆榆之牧豎媼老皆德之以憂去行李蕭然如始至唯圖書數卷而已鶴騰編審均徭比輕重陞擦無一不當富者莫能規避貧者咸被實惠焉先是戶口黃冊十年一造舊令多聽之里胥徃徃指一科十大爲民累鶴騰計其所需之費歲派三十金貯以待用至十年合三百金用足而事給而民勿擾焉爲縣人省緡錢數無算旣去五年民猶思而立祀邑人張國儒爲碑其稱鶴騰者曰清則無求而

民有餘蓄清則無擾而民有餘時清則無苛而民有餘力夫民所患者不足也而公賜之以三有餘則羣然祀之於既去之後豈偶然也哉識者以國儒爲知言

史記事陝西渭南人初以進士知介休著聲蹟萬曆三十一年補任榆次記事爲令精明果斷而心專爲民其於利病之興除雖勞怨不顧方下車銳然更始凡猾胥姦黠梗政理者悉取屏斥之末二年榆遂大治初縣中有渠二十五以溉

民田當需水時強者或多兼併弱者至不沾勺水之利恒爭訟無已記事爲立法於晉諸藩地定一十八日使水畢餘則酌畝之多少勢之遠近而均派焉令強者不得獨擅人帖然服守之爲程又新開數渠灌田甚廣其不能渠灌者令民鑿井田間給穀以資其工共成井八百七十有六以時灌汲而邑無旱灾榆東北地瘠而賦與平壤等遇歲荒民卽流徙記事布令招徠每一家給穀五石驢二頭使其墾地一百七十餘

頃皆爲良田又作勸農書教民以耕牧之法復設鄉約二百十所擇民有齒德者朔望導諭鄉入使知孝悌立社倉二百處歲發穀四石仍從民便輸穀貯其中若大祲則聽民計口稱貸而貧者免償榆次故不產金時稅使方恣以威劫縣令歲徵金四十兩記事堅拒以無有稅使竟不能奪也旣而陞兵部主事奉詔行取雲南道監察御史去之日士民遮道攀轅留之不得絡繹奔送至數百里外仍建祠以報其功德記事後出光祿卿於萬歷末號稱名臣

王應楫山東安業人萬歷三十三年以進士自徐溝調知榆次承張鶴騰史記事爲治之後能守其法撫以慈和萬歷巳酉大饑應楫設廠數十所爲粥賑哺傾俸錢市粟以給勸富者共輸至明年夏始罷全活不下萬人其後許宗禮天啟時胡權並有治聲宗禮奏最第一榆始無志也初自邑祭酒閣樸尚書褚鈇行人張國儒繼之及張鶴騰爲令加裁訂焉至史記事續脩未畢

而遷官記事之後應楫與權並有功於榆志者
劉似鰲直隸高陽人萬曆癸丑進士初任平陽府
聞喜縣有惠政調繁榆次益清節自勵爲邑人
立小學數區延諸生爲師教其子弟開東陽鎮
水渠溉田數十頃至今利之崇禎中江南興化
人韓如愈以進士來知榆次善發奸摘伏其潔
白與似鰲類云

舊志及省志榆次宦蹟皆有毛文炳稱文炳
自知縣歷陞太原府冀寧道崇禎十七年李
自成攻太原城陷死節祠名宦然考太原府
志賊破城官吏殉難者蔡懋德畢拱辰應時
盛張弘業而無毛文炳又云文炳與糧道蘭
剛中守北門賊登城文炳易衣雜入王中書
宅三日夜袖一貂爲賊所覺拉殺之於晉府
前則與死節不同府志續於順治初見聞當
得其實

溫敬縣主簿也河南武安人由監生以弘治五年
任端潔不私爲士論所服而嘉靖中縣丞蕭環

以明敏稱萬歷中丞張國俊以清操著李茂以明慎爲百姓所感皆榆吏之良也環監生涿州人國俊亦監生山東博興縣人茂陝西興平縣人由選貢任

溫敬榆次主簿舊志甚明今名宦祠以敬爲知縣誤且誣矣

宇文鍾陝西乾州人弘治九年以舉人署榆次教諭始至諸生以其少年感心易之質以疑義隨問而決以文就正者因其高下爲加潤飾頃刻

數十篇無有滯思諸生乃大服先鍾爲是官者永樂時有歸德范宣言動可則景泰順間有晉

舉人王恭富平舉人黨忠武功監生李得春恭

教諭忘倦忠以造就人材爲已任得春嚴於自

治諸生敬憚之又有新泰舉人成憲博覽羣書

尤深於易後嘉中餘姚舉人徐元孝亦以能教

士爲人所稱至天啟末而得何騰蛟焉騰蛟貴

州籍實浙江山陰人論者以謂榆廣文之有騰

蛟猶榆令之有文潞公云

太原府志載榆次名宦僅宇文鍾蘇民張穆
陳悃王宮用蕭大亨徐守謙張鶴騰史記事
九人縣舊志則自姚翥至史記事二十有六
人省志則自姚翥至毛文炳共二十有九人
省志蓋闔縣舊志續志盡登之而未嘗加別
擇也然舊志劉震宇文鍾王恭張鐸張鑑成
憲陳悃下並云入名宦及觀學宮名宦祠所
列則無此七人志與祠不相符比畫一有如
此者

楊三知直隸良鄉人明末舉進士順治三年知榆
次三知爲人負才畧尚節義是時大同總兵姜
瓌反遣兵攻太原府遂至榆次三知率士民登
隄固守宿城上者六月賊不能勝始引去城賴
以完未幾陞神木兵備僉事瓌降而復叛以兵
犯神木三知死之贈光祿卿

王奕宣關東人隸正紅旗康熙三十七年蒞官方
下車卽延見父老問邑中利害與民所疾苦初
縣有鳴謙驛通京師秦蜀往來旗兵駐防西邊

歲更番過驛縣當給車牛供費不支則盡括民
 家視有車驢牛馬可任載負者籍記之俟其番
 代取以供送迎鄉民輟業遠來時日羈留多不
 勝困累而旗兵猶從民索錢卽不與徃徃肆笞
 暴民或至棄其車牛而遁吏見如此復因緣爲
 奸計其鄉之大小車牛之多寡而陰責其賂賂
 入則爲庇免而盡役其無賂請者縣編戶七十
 餘里舊設總里十人凡縣官公私所需及無名
 之歛皆以命總里總里科於民十倍其數百姓

重困非一日矣奕宣知其然呼吏出車牛簿焚
 之於衢而除去所爲總里者以絕其根株徧曉
 縣人使共喻一切役與費皆官自辦之無復更
 苦民民慶更甦於是取無賴少年尤黠桀者治
 其罪而縣中捕博羣鬪之風息居歲餘獄犴幾
 空奕宣之始至也年僅二十餘人吏以其未習
 爲政不足憚旣而見所設施莫不畏服里民張
 正奇等因備刻奕宣禁令於石使永示縣中昭
 其德焉

石鑑直隸衡水人以舉人任鑑爲人樸厚居官不事聲譽而專於爲民事或不便百姓者數力爭上官前必得請乃已故榆次人謂鑑寬而能毅真父母我也雍正中方征準噶爾山西諸縣當買羸畜毯毳粟豆之屬送歸化城若河隴之外以供軍需他辦者率爲民累鑑任其事先後十有七而榆次人不知擾也鑑以強直愛民與上官左顧未有以去鑑會鑑公事出獄囚醉毆相殺因以爲鑑罪鑑之去也榆人祖者傾城郭自縣北門至什貼五十里皆滿或遠隨之及壽陽太安驛而後返者初鑑罷官有老父負二瓜求見鑑曰小人年七十餘矣未嘗至城市公真好官今且去恐終不得見故奔走來此時以若耶老人送劉寵者比之鑑去後復有誣以在縣時侵稅錢者責令追償欲以困鑑鑑產遂破榆次人聞之爭醵金千六百爲鑑贖自百年以來其令榆得民惠愛不忘未有如鑑者

錢標江南武進人先以拔貢宰太原有聲遂調榆

次榆次雄劇邑當事以非素循良優吏材者莫
可任故特使標標之爲治酌寬猛而兼用之常
欲使縣人無事曰庶幾令民得休息也始至承
歲荒當賑標盡心爲之人多全活旣而脩學宮
植士類諸生貧苦者每周給之有孀婦王氏趙
氏皆煢獨無倚告於標求托食養濟院標問知
爲良家也心憫焉資之金使紡績自供常有官
銀百金當納於郡使隸齎往失於塗標驗其實
卽代償勿責也標治榆三年於河渠利民者尤
拳拳盡心以爲州會病卒囊空無以葬
榆人爲設位弔祭輸千金助喪歸江南



